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考功集卷八

明 薛蕙 撰

五言絶句

花下

昨朝花始發今朝花已稀那為風吹落自是鳥驚飛

草堂

終朝草堂上獨凭烏皮几有時白雲來相見窻戸裏

過許館對月

花上月纖纖蛾眉映繡簾從今三五夕相伴客愁添

滁陽孫氏山中五詠

泉源

泉源不可到想像青雲杪由來此路遥莫謂游人少

流觴渠

流觴泛激水手攬跳波濕恰怪杯行遲風吹忽相及

月橋

泊舟板橋口月出溪水緑何處采菱歸遥聞榜歌曲

雲洞

洞門雙玉扇隔岫窺雲霧裊裊三石梁峇滑不敢度

留客亭

亭中留客處客至亦忘歸把酒看春草西山日已微

城南梅開簡友人

郭外新梅樹春風吹欲殘未能攜酒出幸為折花看

御溝

夾城開玉檻内苑抱金溝宮女停珠佩儇人上綵舟

西園

西園一游矚正及上春時熒熒花變色漠漠水生姿

納涼

空林露華濕閑閣徙清尊月出芙蓉水風生鳴鶴園

落花

今朝捲簾坐時見一花飛不惜芳菲盡春風稍稍稀

晚春

日長鶯語歇中酒眠高閣庭院寂無人春風掃紅萼

早秋

為愛新秋至朝來步水濱微風猶未起涼意滿青蘋

泛舟

落葉積沙水寒花帶石叢白鷗隨病客日日泛溪中

中夜覯月出

殘露洗青靄傾河流素暉自為生遲暮遂令相賞稀

秋浦

秋浦多香草當年怨楚臣安知千載後尚有屈騷人

東皋

東皋落日明西候新颸冷徘徊磐石上愛此青松影

早春

白髪常多感青春亦不平落梅饒慘澹新柳太鮮明

六言絶句

田園樂七首

一徑垂楊高下數家流水東西麥隴青青雉雊柴門寂寂鶯啼

稺子自操井臼老農共話桑麻采藥常隨樵客乘籃時
造僧家
荷鍤朝耘瓜圃披衣夕偃蓬廬甕裏數升緑酒枕中一
卷丹書
官罷交游自絶病閑琴酒相親門下惟饒飲客坐中時
有談賓
蘿蔓半垂甕牖松陰全覆茅軒數聲雞犬深巷一曲煙
霞小園

掃石旋鋪琴席臨流試泛酒巵山水依依可戀風塵擾擾何為

碌碌俯頭轅下栖栖垂翅籠中遮莫朝端巧宦何如谷口愚公

七言絶句

奉同王浚川海上雜歌九首

由來東海百川尊呼吸風雲日月昏隱隱三泉盤地軸迢迢一水上天門

天雞啼處夜生潮東望蓬萊翠霧消紫貝高為雲外闕
青龍盤作日邊橋
地脉東南一線開千流萬派幾時迴恰從瑶圃峰頭去
又逐銀河天上來
方丈瀛洲一水傍層城懸圃羽人鄉青雲不散三花樹
丹露長零五色漿
石門雙闕入蓬瀛日日惟看雲霧生白屋吹霓晴後見
翠蚪銜月夜中行

海上三山倒影垂風吹波動錦漣漪雲中對出神仙闕
地底雙開日月池
白鶴東飛去不迴不知何處是蓬萊漢皇虛築迎年觀
瀛帝空餘望海臺
王子題詩滄海岸青鸞銜去海東邊龍女織成紅錦字
仙人吹入紫簫篇
長風吹出六龍車夜坐天壇吸紫霞自是神仙遊海上
元非逐客卧天涯

十五夜

病身愁思兩蕭條亂帙殘燈伴寂寥但覺年光欺倦容不知春色媚良宵

奉同何大復苦熱行十首

夏日日長不可論扶桑萬里過崑崙青天盡閉蛟龍雨赤氣遥衝虎豹門

崆峒霜雪近幽燕閶闔神仙捧御筵舍人退食苦炎熱卑濕南方更可憐

六月長安冰井臺雪宫杳杳風門開江邉此日苦消渇

闕下當年拜賜迴

天上火雲不肯晴城頭霹靂浪多驚終朝虚覺神靈聚

幾日真看風雨生

草堂低小只三間日日炎蒸不暫閑初驚滄海臨湯谷

更訝朱陵入火山

金壺玉盌露漿調緑李黄梅冰水消不奈五侯無限樂

可憐三伏為誰驕

三年卧病楚江扉六月池臺滿眼稀玉笙樓上含煙霧只許仙人醉酒歸仲默少時夢至一樓臨水榜曰玉笙樓

人間毒熱不可當想見山中樓閣涼三十六洞何處好欲借神仙白石牀

盤古山中太始雪六月天邊萬里風下界並愁炎火劫丈人長對水晶宮大復山一名盤古山

太液甘泉冰雪生君王避暑奏歌聲不須玉女招商曲自有仙人苦熱行

皇帝行幸南京歌十首

白鷺洲邉玉帳開錦帆東指鳳凰臺恠底鯨鯢竄江底君王駕馭六龍來

天風吹動翠雲裘坐看樓船下石頭江左重瞻天子氣金陵長作帝王州

建業城西江水迴千官遥望翠華來天子雙鞬懸錦帶近臣争上萬年杯

翩翩翠葢𠕋鳴鑾詔許都人夾道看樂府盡歌楊柳曲

後車多著鵕鸃冠

憶昔高皇定鼎年鍾山龍馭已登遷八葉神孫因耀武

衮衣親得拜陵前

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游春來照影秦淮水

愛殺江南雲母舟

淮水南邊是狹邪蛾眉臨水折江花日暮龍舟泊何處

玉牀抛在五侯家

玄武湖中緑水多君王日日愛經過宫女能為蕩舟戲

中官學唱采蓮歌

吴王雞翳春依草宋帝羊車夜逐花總是南朝舊時事

我皇行樂倍繁華

三月江南鶯亂啼江邉桃蘂映春堤不是行宫淹壯上

金陵花月使人迷

中秋夜待月

海上珠宫向夜開銀河初轉緑雲來遥聞僊樂生林壑

暗覺天香拂酒杯

遠游曲十首贈鄭繼之 并序

祠部鄭少谷以病謝歸烏石山中先將抵杭越訪天台四明諸山南循浙江望閩海而返余壯其行賦贈之

烏石山中生紫芝少谷先生歸去時贈君試作遠游曲較似仙人碧落辭

闕下屢移稱病書知爾不復少躊躇海上但留雙玉舄山中誰見五雲車

五岳之山君遍過名山不比浙江多赤城直上僊人闕
天姥斜連織女河
赤城宛轉石為梁雲裏振衣千仞岡閒道台州老太守
為君先已築丹房　顧華玉時刺台州
太白山人高士流十年不出卧滄洲爾去相逢訖相訊
南來儻許共扁舟
越中會稽天下無金庭玉室是仙都即向山陰覔芝草
還從禹穴探靈符

丹山赤水足𦶜滋鴈蕩龍湫更自竒招隠頗憐君去早
移文應笑我來遲
鏡湖緑水畫難成五月南風菡萏生越女舟中歌白苧
道人醉卧酒船行
海門東去片帆歸却傍三山開釣磯人間物色那能見
空向青天望少微
天地今經幾刧灰區區人世只堪哀莫漫著書拋歳月
徑須飡玉訪蓬萊

雪七絶

流風迴雪滿蓬萊墮葉飄花海上來隱隱珠宮連月起亭亭銀闕向雲開

緑水初氷百子池飛花正滿萬年枝君王夜醉瑶臺雪侍女冬歌白苧詞

永巷沈沈夜漏稀玉階寂寂雪花飛空持紈扇歌瓊樹愁對銀釭襞舞衣

玉人燕國舊傾城對雪臨風更有情鏡裏新粧爭皎潔

簷前垂手學輕盈
宮裏仙人字麗華弦中纖指學琵琶朝來白雪當窻立
一曲彈成玉樹花
苑外樓臺逺狹邪雪中歌吹競繁華麗人對舞明珠佩
俠客爭馳白鼻騧
曽聞楚客陽春曲擬賦燕京子夜篇假藉彩毫分氣象
直慚白雪鬬嬋娟
讀金剛經

一卷天華羅梵筴千年馬耳射春風知言安得蒙莊子
具眼惟聞陳了翁

書老子解後

柱下遺編久翳如偶將管穴讃玄虛當年已自無知者
何事而今更著書

早春

樹梢紅潤水波明新鳥啼多百囀聲從此小園增物色
杖藜日日看春生

一溪

一溪雲水一漁夫一曲滄浪酒一壺笑指桃花問春色武陵得似此間無

曉寒

洞門風急薜蘿斜滿院踈桐洗露華一榻曉寒難穩臥道人賴是服朝霞

中秋看月二首

穆穆金波端正月寥寥碧落蔚藍天松林陰映石牀淨

宴坐焚香骨已僊

秋光秋興最相關中夜中林猶未還似聞鸞鶴青冥外遥見樓臺桂影間

春日漫興十二首

昨夜雨聲喧菌閣今朝花影照柴扉正欲相邀社中客酒家不肯當春衣

草芽半吐參差碧花蘂初開淺淡紅安得黃金高北斗盡輸青帝買東風

二月黃鸝滿樹飛歌喉宛囀世間稀謝公雖有東山妓不及儂家金縷衣

梁間燕子甚微眇歲歲來過舊主人不似翟公門下客交情淺薄最堪嗔

早歲脩辭擬草玄中年探賾強知天爾來懶慢太無似只有楞伽堆案前

屈指行年毋半百拘檢還如少小時可憐歔欷寠人子爭似堂堂豪俠兒

散才猶足擬仙才懊惱青春白髮催空對玉壺連月醉

漫拈綵筆記花開

勞勞各為百年身草草旋成一聚塵借問煎熬催白首

何如潦倒醉青春

東園紅梅餘幾何西園緋桃開又多春光相撓不相置

醉殺花前金叵羅

小橋映帶小池塘垂柳垂楊凡幾行鶯鶯燕燕最相稱

雨雨風風總不妨

䰄紫姚黄何似春玉環飛燕定前身謫仙解賦清平調不道宫中妬殺人

柳逩柴門竹逩軒花能含笑鳥能言何人文似卿雲輩試為抽毫賦小園

戲成五絶

束髮從師王浚川文章衣鉢幸相傳爾時評我李何似白首摧頹只自憐

弱冠粗窺萬卷餘壯年並覽百家書探珠赤水方親見

披霧青天果不虛
雅知文藝未為尊次第沿流直討源不但學詩高一格
信然聞道小羣言
海内論詩伏兩雄一時倡和未為公俊逸終憐何大復
粗豪不解李空同
知己今無賀賓客論文誰似鮑參軍夜光未剖千金璞
汗血空隨萬馬羣
題空上人山房

古寺殘冬倍悄然老僧閉户獨安禪氷滿瓶中無滴水香消鑪畔有餘烟

宫詞十二首

禁圍處處鎖名花步障層層簇絳紗斟酌君恩似春色牡丹枝上獨繁華

閒倚闌干看柳條可憐渾似董嬌嬈東風何處吹桃李空費心情學舞腰

年年永巷掩朱扉愁慣多愁却漸稀偶對春風見花落

一雙玉箸墮羅衣

玉階簇簇海榴紅畫閣泠泠菡萏風悶卷珠簾看日影

鴛鴦相倚緑池中

繡簾風動水精光小苑離宮好納涼盧橘楊梅零落盡

只聞清蹕幸昭陽

荷花布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御榻獨留清暑殿

宮娥空唱采蓮詞

翡翠樓中落日明芙蓉帳裡嫩寒生人間一種清秋色

徧到深宫别有情
落葉無風滿地溝䄂中團扇早知秋寳奩紅粉都抛却
展轉空牀盡日愁
紅䄂低回拂錦茵玉顔憔悴掩羅巾空房獨對嬋娟月
賴是嫦娥不笑人
斗帳氤氲沈水烟蛾眉那得帶愁眠鏡中莫倚人如玉
枕上真成夜似年
白雪霏霏拂玉闌銀釭耿耿夜漫漫熏籠火冷青綾溥

不管娉婷不耐寒

翠袖年年積淚痕羅幃夜夜憶君恩紗窻月色不成夢

金井烏啼更斷魂

新春賞梅花作

落梅樹下攜酒巵便與東風預作期從今日日覔花飲

直到荼蘼開盡時

溪濱

柴門咫尺即溪濱賦得新詩似寫真蒲芽短短桃花水

燕子飛飛楊柳春

春日宴南園

謝公攜妓踏春暉撩亂桃花落舞衣池邊偶學流觴飲

月下真成倒載歸

春日郊居

竹裹柴門盡日開半園芳草半青苔恨無名酒山翁醉

畏有高軒俗客來

讀李空同詩

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築園學富翁地下定遭劉主笑我猶如此況如公

上巳日簡諸友

渦瀨縈迴曲水流春風蕩漾羽觴浮羣賢酣暢蘭亭會只少山人許遠游

山館

山館蕭條客到稀幽人閒暇坐披衣日長燕子丁寧語風靜楊花自在飛

小閣

曲几匡牀小閣深數函圖籍一張琴不聞世上諠譁事自愛林間宴坐心

嘲楊花

陌上楊花四散飛千蹊萬徑巧因依莫矜風便縱橫去會見途窮寂寞歸

春暮

秖愁春暮減春光誰道春光未渠央芍藥如雲仍著色

荼蘼似雪更生香

杏花

東風作意辨年華先釀輕紅上杏花楊柳初生燕初到春光併屬野人家

芙蓉

西風憀澹自堪愁賴有穠華殿晚秋莫遣烟霜妬花萼好留雲錦照汀洲

梅花

歲晚山空不見人鳥啼花落倍傷神玉顏棄置冰霜裡
誰取羣英競好春

考功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考功集 卷九 卷十 附錄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均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任衔葵

考功集卷九

明 薛蕙 撰

書

答王浚川書

鄉者王揮使來獲奉教劄甚慰復承示所著愼言二册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得究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世一二人而已生平日億料之言於高論頗多闇合竊自幸其所見畧同也然

有不同者顧在於一二節目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況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觀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槩以氣為理以生為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則往往道性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亡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絶者千有餘歲至宋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說復聞於世故

世儒之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子之論不合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於大本大宗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不忒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唯二本而無别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為萬化之根柢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論未嘗

以生為性也程子生之謂性一條今人多錯會望再詳之人生氣禀有善有惡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夫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足為中此亦有所未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人心自然之體也大學所謂有所忿懥云云者情也人心繫累之私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懥恐

懼好樂憂患者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其言之大小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也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但可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迺中庸時中之中非未

發之中也以此觀之則大學所謂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時中之中況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葢當此之時但可主静以涵養而不可容心於體驗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又曰聖愚一貫安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

然之中固不以聖愚而有不同也但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則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顧不與焉是必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後儒者之知言未有如程

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唯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實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又曰夢較勝否斯驕吝之心未滅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瞽言夫何足采第自充其言無以心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此生之至望也非

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其差謬者願終教之不

備

再答浚川書

日承賜書恕其僭妄而誨之諄諄幸甚幸甚且曰倘猶不相契望更來復此固生之無隱於先生之志也先生顧為程子之忠臣生之前書意正如此是以敢進其說乃其不韙不合者由其識見之有極耳然持夫淺陋之見而顧恐先生立言之未盡其事則誠過矣而其心則

忠臣匡救之心也惟先生察其區區而終教之幸甚宋儒太極隂陽之論自朱子之後益詳然其説頗有不一者蓋有以爲有此實理始有隂陽畢竟理在先氣在後又有以為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便有理不可分其孰先孰後者竊嘗思此二説要以前説為定論而後説亦不可廢爾蓋即理氣之無間而合言之則理動氣隨以生氣生理隨而在二者有則俱有如形影然是後説亦有攸當也究理氣之本末而析言之則理者生生之原

微妙而無形者也氣者生生而有形者也理亘古今而不易無始無終者也氣之往來無一息之停往者既終來者復始者也夫天地之始今日是也故觀乎一日之運則天地之始猶是矣今夫一日之終今日之氣既往而遂盡矣明日之氣其何自而來耶以有生生之原故其來無窮耳小而一刻大而一歲皆然也人物之形化草木之萌生皆然也此理昭然不可誣者是則後說之所以為定論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豈非理

先氣後之說乎但後之儒者復為他說與之相駁耳今
先生之論雖復與宋儒異然欲辯之則亦不外於理氣
之先後而已先生曰元氣之上無物夫有形之屬其始
固未有形也則其生也必有為之根柢者矣以此見有
形者不生於有形而生於無形之道此不易之理也夫
氣亦有形之物耳謂其上無物生未信也夫子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氣之為物也生生化化逝而不止者
也非有生生之原往者已過而無來者以繼之則其機

息矣天地之間未有不逝之氣彼猶不足以自存尚何能為元元本本之物耶先生曰道者空虛無著之名何以能動靜而為陰陽是幾於談虛駕空者夫道者無形而實有者也故程子曰天下莫實於理形可以言空虛而其理非空虛也必其有形而迺謂之不空虛此可以論物之粗者耳非可以論至精之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神無方而易無體作易者亦談虛駕空與有太極而後有動靜有動靜而後有陰陽知其為生生之原

則知其為動靜陰陽之本矣先生曰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夫宋儒所謂氣質之性蓋以此性寓乎氣質之中故謂之氣質之性非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為二也先生以易之窮理盡性以證性理不可為一以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乎氣以孔子性相近也以言性必有惡而非孟子性善之論此皆疑有未盡者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固一物耳曰性理不可為一則性命容有二乎孝經毀不滅性正訓為生然其本意非

在於論氣論理也其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亦猶滅性之性既不可以訓理亦不可以訓氣如書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詩曰俾爾彌爾性傳曰少成若天性皆與孝經相同葢古書性生二字多通用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專為言性而發所以知其然者以其言歸重乎習耳儻如孝經性字之訓則曰生相近而習相遠尤可通也抑論語之書夫子之言性者獨此一語耳意者夫子之微言非止於如此而已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觀性與天道之言則可以測天人性命之一致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者其師友淵源端有所自矣觀不可得而聞之言則其理之淵奧固非近於人情而其為說亦豈片言隻辭之可盡哉以此言之則性相近也之一語豈其所謂不可得而聞者乎固不類矣今先生論性獨據此一語為張本以言性不必善曰吾獨取夫子之論也然則人之生也直亦夫子之論也且詩書者夫子之所述也韓子所謂合

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是也至於賛易又多夫子所自言此三經者其言性善蓋衆豈可專主一言而盡廢其餘哉先生曰性與道合則為善性與道乖則為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乎性而約乎性無乃主反為客客反為主乎又别道於性析而為二所謂道者其何物耶如曰道出乎性者也非性自性道自道也又何以謂性與道乖而性之為惡耶生反覆思之而未通也先生謂古人論性類主乎氣故以性為有善有惡生則

謂古人論性類主乎理故以性為有善而無惡蓋古人曰降衷曰秉彞曰明德曰德性曰誠曰仁此其為理為氣為善為惡殆亦不難辯矣先生曰性者生之理也斯言雖與先儒無異而意實不同夫生即氣質之謂天命之性雖具於氣質之中而初不雜乎氣質性即理而氣非理此先儒之說也先生則謂性者即是氣質所有之理非別有天命之性不屬於氣質者凡先生持論異於先儒者其要指在此而已夫天命之謂性天即理也不

曰理而曰天又以見其統於一也凡人之性皆同出於天理天理無二人性無二是一本之說也先生言天道主於元氣之神而不以天理為宗其言人性亦惟主氣質之理而天理不與焉夫言性之理而不本天理徒就人之氣質而為言彼人之氣質其善惡固不一而所謂理者即如之爾若是則人各為性性各為理紛紜錯雜無所統一然則天下果一理乎果二三其理乎夫道一而已矣性即理也理即天也統之以理則天人無所不

合本之於天則斯理有所從出先生專主乎氣不唯天人不相合其所謂道出乎性與所謂生之理者其道其理果何自而有耶是無本也又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者惟以此理之無二故也如以氣而已自人而觀天地其細甚矣焉能與天地相似參兩間而為三極耶凡此皆斯理可見之大意可觸類而長之又有聖賢發端之緒言可致思而得也先生聰明絶人極深研幾宜於此判然而無疑今其為說顧或有所不察此其故何耶良由

偏向氣質之説而不知其非故遺置天理之論而不知其是古人曰東面而望不見西墻葢謂此也竊見近日諸公以氣言性而絀性善之論者紛紛而起生方欲先生講明此理為孟子程子之羽翼以息紛紛者之説以解天下後世之惑不顧先生復為諸公之先倡也先生曰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迺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夫宋儒以性善之論於人才昏明強弱之不齊有所不該迺復出氣禀之論以足孟子未盡之義故曰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但其言氣又未免過重
而不思昏明强弱之不齊蓋繫於習者甚多而原於氣
稟者甚少亦頗失性相近習相遠之指矣是則氣質之
論實起自宋儒非若先生之言也至於未發之義亦有
未相合者先生舉鄙說而斷之曰是愚人未發必不能
中生之前說謂衆人私心紛擾不能未發耳非謂其未
發不能中也苟能未發非中而何蓋子思之言本以未
發為主其曰中者正指名此未發之體耳細觀先生之

論顔迺以中為主離未發而别求夫中此不合於子思之指也先生曰無景象可知其為中令日未發之時本自中正可再示本自中正之象夫未發性也性即天理也天理完具人欲不萌其有不中者乎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言善則中在其中矣然求其景象則有不可葢情之發迺有景象既曰未發顔欲求其景象可乎夫言中而求其景象亦猶言道而病其空虚也先生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瞀偏

倚此則體用支離内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非思索精切不足及此然此固有說也夫未發性也事感而發情也性無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正以應其事者有不同耳蓋應事之時不役於形氣不誘於外物則情得其正而為善其未發之體固如是也私已撓之外物牽之則情思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矣非歸善於性諉惡於情體用内外判而不合也性之發為情情之不善即性之不善也特汩於物欲而易其本然耳故孟子曰

今夫水摶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竊嘗以為知性之要莫先於未發知未發然後能知性知性然後能知天故生之前書謂此三者其實一也意蓋如此心者萬化之本原而未發也又此心之本原古人以為天下之大本信有以哉顧其事至近而其理至微誠可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區區平生若心之所得惟以此為第一義野人食芹而美故欲獻之願吾先生虛

心觀理無忽於不合之言反約窮源徹見乎未發之域則夫天地之大聖賢之理可以一貫之而無遺此生之所以為報於門下者凡來教之言不能盡復其大者畧具於此然已不勝其多言矣伏惟不罪其煩瀆而誨其不逮不備

答崔子鍾書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敝於佛老而好其説吾兄不棄絶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

也顧生之好其説者以其合於聖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敢復為煩瀆俟他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明之論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謂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苟是非既心喻矣何為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其文典則閎深可方古人令人不能為也然其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

以愚見啇畧之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迺中庸第一義蓋千聖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他載籍不與焉正謂此也延平先生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

是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唯中庸為然凡六經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於前標注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耶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通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

者廼逆天理也以孟子性善為踈以韓愈氏三品為能發聖藴之尤所未喻也竊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理乎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名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

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釋義一字而數説訓之不以一説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況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必曰道為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必曰理為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譏之況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

甚美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即覆解忠恕之意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煩增加覆說也益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正義此文士之敝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德性問學等而無辯矣不若注中君子之學云云者語意乃為完全耳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此誠

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駁挾私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以尊德性道問學為一事吾兄之言猶合兩長之意正象山之所識也篇中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伯之說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以為不知學非苟相訾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元城西山似亦當別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者兄

猶不滿之邪謂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況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雜博者觀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説而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綴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意亦未可也古書以篇名者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内蓋有章或數言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聯而成篇

如老子荀子皆然不獨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令兄既欲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與絜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絶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内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群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宋儒不知愈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

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特兄之知己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諒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卒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兾垂喻不備

再答子鍾書

往歲頁書辱賜答教二通凡區區之説宜不見是於明者而二書之言鄙人竊亦惑焉語曰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令吾二人其見必有一悖者當與吾兄慎擇其不悖者從之耳不然學之終身而秖以取悖良可惜也夫性

即道也言性而以惡為主則天地聖人之道皆自斯言禍之矣以此論為不悖雖孟子之辯不能也君子之言凡以明道與立教今言性惡害道莫甚焉將以為教不顧長惡乎又曰易有太極不曰道為太極理會於一出何經典此言尤可駭不意吾兄紬閱一生而所見迺爾此非小小文義之差也望虛其心參伍古訓以自鑒不宜固執已見穿鑿傅會務證前說之為是也自古以來更越神聖賢智不為不多矣發揮性道不為不詳矣患

學者不能知言未免以性道之義爲未明彼非未明也
蓋己之識未至也昔二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今考
其爲説固皆本於古人之微言顧其説加明耳此二子
之能知言也非唯程子爲然也雖孔子亦如是而已故
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若今之諸公自我作古復别
爲一家之言也然諸公之説曰吾以俟後聖不知與前
聖乖戾者尚足以俟後聖乎莊子曰始時所是卒而非
之夫人知未至而論未當則其是非必數變當其變也

自知非其昔者之是也以吾兄之高明雖微人言久必自寤然生曉曉不已者急於忠告之故也後生無師久矣而朋友之道復廢學者以非為是以寡為多唯其獨學而無友耳抑又聞之錯解文義講學之失也其害小護疾忌醫心術病也其害大願吾兄之慎之也道遠不可數致書故多言如此千萬亮之

與浚川論二氏書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矣顧

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脩心之内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所未聞也况其要歸盖性命切近之實初非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私自利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來教謂異僧方士率多長年夫聞道者生死脩短一也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

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論二氏書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畧有同異輒復商搉冀或有毫髮之助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宋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

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皆不逮仙佛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參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

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況能作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脩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内聖以脩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寖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脩心之學則講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脩其心果足推之以治人乎況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矣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

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
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
可無欲使神住必須廻風混合而復為人殆有未然自
古賢聖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
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已
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已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
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
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特淺言之耳

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蓋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致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善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畧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回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垂喻俟别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曽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孔子並言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況後之仙者乎禪學者不唯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

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私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以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脩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

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吾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未必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失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具書不備

答崔子鍾書

承示古人皆自有一種見意譬之井泉水之多寡淺深不同皆是自家源頭用之不竭其依門傍戶隨人聲響者恐立見其窮矣此善諭也當由見或者傳會先儒之説而無所發明言辭寡陋無所決擇故起此論也今或者既無誠心與實行徒託古人之言以飾其私意偏見此不過茍譁一時爾豈能欺於識者哉假令今世亡識後之人竟可欺乎殆不足論也然如所示井泉之譬必

如易之大畜利貞自然如此乃爲善耳學未至而強穿鑿非大畜也言不中而必已出非利貞也古人陋穿鑿者固失之能已出而有益於道者幾何如此者雖有一種意見亦不足觀也唯真有德者所見所言自不可及其同於古人者非隨人聲響理不得不然也其有不同者蓋古人所未發亦非實不同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浚川先生論文書

承答教兼示四集驩悦無量四集亟讀一二過譬之觀

鍾山而汎滄海唯知眩慄其珍恠安能諦列其名物哉寶而傳之當不敢後於衆人銓擇之命非敢聞也近嘗有疑則當無隱夫三百篇經訓也然作者之法存焉耳今考論其篇籍雖閒有畸人放士悲憤感激之音男女姚冶之言義既歸夫鑒戒其辭又簡質矣列之於經不亦宜乎降是騷人作焉靈均已傷繁麗要之有以至宋玉則誇失實淫越禮詩人之義亡矣代相沿習其靡日甚說者皆曰義茍有合雖靡何害於乎其如文過於質

何楊雄譏文簡而用寡勸百而風一非過言也夫文已
遠於實矣放而不止其遠益甚終則徒文而亡實此古
今作者之通蔽也竊觀先生之作較其工且多於古人
皆不啻過之故宜更少約之其近於怨調宫體豪氣太
露者一切弗録此數者他人有之以為美在先生則當
棄而去之耳去之者皆止於禮義歟可謂損之而益也
自叙所云文貴精而不貴多者非此論也文章之弊久
矣作者蕩而不反後生惑於所習生誠悼之每思得大

人君子為當世所師嚮者變之使復於簡質其所繫亦非細已今先生為當世所師嚮變之使復於簡質迺先生之事也豈其與衆人角分寸之長而益後生沈痼之習哉明見其意如此不自知其僭妄死罪死罪

答友人書

前後承講學之疏殆不可以固陋少之也幸甚幸甚至導僕以言謂勿使迷遠而不復每觀來指見執事之適道正矣雖使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宜不能惑奚有於迷

而可復乎今顧云云固在導僕以言也然以所聞測來指不無一二異同故言之欲卒教焉前僕舉知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之言來教謂孔顏博文約禮之博孟子守約施博之博蓋禮者理也吾心有條理處是也其見於事則謂之文若三千三百之屬皆心之所發也事事而約之以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知言云者非聖賢所謂博約也竊謂博文約禮侯氏胡氏之解不可易已儻如來教當曰約我以禮博我以文不當反

以博文先之又與循循善誘之言不相蒙矣孟子所謂守約施博其曰脩其身而天下平者是也大抵來教所稱止可以言約禮非可以言博文也知言所謂學欲博守欲約正指夫聖賢之學所謂不欲雜不欲陋者則辨別俗儒之學異乎聖賢也殆不可以遽然非之然五峯之言意在夫溺心俗儒之學者惑於其似而無辨而僕昔者之言意在夫從事聖賢之學者又安於其偏而自足爾又謂朱子傳註使孔顏曾孟之言同者反異如大

學首簡言致知而中庸首章無之中庸首章言存養而
大學誠意章無之竊以為此二書本異非傳註異之也
然中庸首章無致知至於他章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屬與大學之道何異若大學誠意
與中庸存養異者蓋存養乃未發之時意則已發故言
誠而不言存養耳然苟能正心誠意未有不能存養者
也亦何害其為同邪夫孔顔曾孟之言要其歸未嘗不
同然斯道不容一言而盡故或有不同者故曰夫言豈

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至如孟子言性善養氣之類抑豈可謂論語無之邪非獨四子然也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強同乎直要其歸觀其所以同耳若字量句較往往固而不通矣又謂甚愛明道之言似四子而伊川朱子多與之異夫明道伊川其資稟氣象固有不同其言亦不無小有異同者然其學術則未始異也是以當時從學者未有謂二先生之學異也而

明道亦亟稱伊川豈有異而不相論難乎朱子之學亦若是而已此寡薄守舊之見來指所謂異者意非小有異同蓋必就其節目而言幸略諭及容再質疑也後疏所示心與理之說大槩即前約禮之義益廣言之爾僕謂執事之適道正矣雖多歧路不能惑者以此也夫蓋曰聖賢載籍皆心學也執事既昭然於斯矣豈慮其惑於他也哉雖然盡其心則難矣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此在賢者之患然僕尤有欲言者執事與僕

他論小有異同苟此不同雖他有同者非切也更異博取二先生之書深考而精思之又必勿執獨然之見勿主先入之言以槩衆理然後二先生是非之實可得也至是二先生之言卒不當於尊意凡區區之說又二先生之糟粕也執事豈有取乎言之猥雜蓋不敢不盡而況乎導僕以言也

考功集卷九